

冬之卷



國語

冬之卷

著 源 瑞 莊

說

文 庫 出 版 社

創作叢書之三

窮巷之冬

實價國幣拾肆圓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著作人 莊瑞源

主編人 鄭伯奇

發行人 陳君毅

出版者 文座出版社

重慶民國路小較場十六號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一月渝初版——三〇〇〇

創作叢書總序

鄭伯奇

去年夏天，跟一個朋友閒談，偶而談到一些文友的情況。有的已經保守沈默，有的却依舊揮着健筆；可是，大家都已留下相當的成績了。最後，話題落到了自己身上。「四五十而無聞焉」的人有什麼好講，只剩下面紅耳赤的分兒。那個朋友却很懇切地勸慰我：

「你現在編輯着一套叢書，何不就把全副精力用在那上面呢。那也可以作爲一種終身的事業啊！」

當時，我正在編輯「每月文庫」，成績還差強人意。因此，那位朋友便在那裏替我找到了一條出路，盛意自然是非常可感的。可是，自己却反而更加慚愧，到頭不能不老實地告白了：

「這只是一種機會。我自己絲毫不會有過當編輯的覺悟和決心。」

但是，從此以後，關於編輯的地位和責任，自己的確考慮過幾番。我承認，對於作家，出版者和讀者，編輯是一個重要的連鎖。一個無名的新作家更需要通過編輯的介紹

才可以得到出版的機會而使自己的作品和讀者相見。編輯的存在理由就在這裏。編輯的個性也在這裏。只是中國目前的社會條件恐怕還不能容許這樣獨立自由的編輯存在罷。文化發達、繁榮的社會裏，編輯，尤其是文藝方面的編輯，的確可能成爲一種愉快而有結果的事業。

話又須說回來，在編輯「每月文庫」的時候，承各方朋友的支持和出版者的理解，總算沒有感到什麼困難。最近，因爲戰局的影响，出版者還受了經濟上的意外的打擊。「每月文庫」的計劃不得不暫告中止。這正是自己藉此收場的好機會。不料文庫出版社的主持人却請我主編這部「創作叢書」。雖然既然相同，一切形式方面又可踏襲「每月文庫」的原樣，自己在推辭了幾番之後，只好接受了。

記得在「每月文庫」發行的當初，編者曾遲遲問道：「我們的計劃並不大，若說這部文庫能網羅所有的優秀作品，我們可不敢這樣誇口。但是我們的態度也並不小氣。若把這小小的文庫只給自己的幾個朋友包辦，我們却也不願意這樣做。按照文藝各部門發展的現況，我們適量地加以分配，每月刊行一二種，陸續地出下去。我們刊行戲劇詩歌小說，我們也刊行有歷史性的實地報告和有藝術性的通俗作品。我們希望新銳的作家出

現，我們更請求成名的作家參加我們的計劃。」現在，「創作叢書」的立場和態度也是這樣。

時序又轉到了炎夏。自己依然是當年的吳下阿蒙，不時勸慰我的朋友也許要發出一種會心的微笑罷。總之，這部叢書却必須好好地編下去，盡各方面的作家和讀者的加倍地予以支持和愛護。

民國三十一年夏，

窮巷之冬

在窮巷中

夜·黃昏及其他

衝破了黑暗的包圍

風雨中

死在火中的掩埋大隊隊長

解決

第七個

仇恨的長成

書記之家

悼

生活

眼睛的故事

四年

「後記」

風雨中

海島上的黑狗與白狗

郊外。夢。及其所

五個夢

卷之六

在窮巷中

兩個月前從火車上跳下來的青年，今天在湖濱欣賞了黃色小住宅回來的時候，走入一條小巷。

在城腳下那小小的區域裏，那些街巷發昏似地碎成瑣細的一段段。這次，他仰起臉來了，怕的是自己的鼻尖碰在一隻不速的牆角上。他迷惑在黃昏中曲折的小巷裏，然而他恍然覺得自己已經發現了一些什麼。

這些零碎的巷子做成許多彎曲，也便造成了許多古怪的「角」。在一幅完整的透視圖的製作上，他會利用所能有的角度去捕捉一個屋角，一隻街角或是一個從人家臥室中伸出來的露台。這裏他發現的却是房子中因偷工減料又因為經年風雨所造成的古怪地偏斜着的「角」，和一片從屋檐下伸出來的擋陽遮雨的壓鉛板。

小巷裏沒有燈光，他再嘗試着轉入另一條黑暗的小巷去。他探進的是一隻只有三十三度的牆角。

人家用的是三石地鋪的，青石板砌起自己的門階，並且在門階下攤設碗飯剩下的黑色而滑膩的殘食。他閃開了兩步走過去。他繼續發現這些街巷有時會自己碰頭一次或兩次，或者像一條蛇一樣，從一端轉回頭來咬住自己的尾巴或身子。

這些房屋即很低矮，屋脊上徘徊的黑色貓都可以看見。黑色貓蹲下來了，如在降霜的夜裏，她會像在山谷中一樣地嗥叫起來；如在其餘的時候，黑貓沉默地蹲伏着，像一支黑色的烟突。這些房屋中間偶然也有兩間疊起來的，也自有人站在樓窗上向街心潑水了。

兩個月前跨進工作室去完成他最後的一幅油畫的時候，這人在綠色的背景前發現了三四年來第一個使他心跳的模倣兒。唯正是因為他剛從上海到內地來，戰時的貧窮他彷彿從這模倣兒的身上意味到了。他漸漸離開他的畫板向前走了兩步，再向前走了一步，然後還繼續踏出一隻腳；他清楚地看出那犧牲者的臉上，由於他的近前，多了恐怖和無可奈何的表情，但是像旁的老練的模倣兒一樣，她連動一下肩都沒有。……當然他又碰頭已經邁出的一腳，向後退了一步，然後又向後退了兩步。

；甚至他還繼續退後走，他的眼睛却老是盤桓在這鄉下女人的身上——直到牆壁阻住了他的後路，他站住，後來索性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來，詫異於自己碰到的是這樣的模樣兒。

這樣的模樣兒，她是，看她多麼缺乏面部的表情，她不是也像一個脆弱的都市女人嗎，爲着一點風，會感覺一陣冷，有點顫？他却是第一次看見，他第一次盡，還要把她當作畢業製作。他應該去尋找她脫下來的衣服嗎？她們的衣服，他在街上看得很多，土布做成的，鑲着大紅的粗布滾邊，寬大，粗笨，一點曲線都沒有。如果是從前看見這樣的衣服，他會用兩隻手指把它夾到他的小姐的面前，而自己狂笑起來……

巷子是黑暗的，他已經走到黑暗的盡頭；他正在打算轉回頭尋覓他的去路的時候，頭頂上的窗子被推開了，潑下來的水澆着他的衣服，他抬起腦袋去看，他知道，原來做模特的鄉下女人這裏便找得到。他無可奈何地掃去了衣服上的水濕。

如果他去尋找她脫下來的鞋子，這鄉下女人的鞋子一定也是土布做成的。山園

的女兒不會不知道怎樣地把自己的心願和哀愁織入她們的鞋的。鞋子的形狀更使人想起江河上的木舟，或是一隻在遊記插圖裏常見的黃河上流的小皮艇。

但是她不是已經長大了嗎？在綠色的背景前，一點微弱的光線把她的髮髻映成蒼灰的顏色。皮膚已經失去細潤，顯得枯槁而荒蕪。他且在她的肌肉鬆弛的腹部發現皺褶的「妊娠線」，她至少是一個或兩個孩子的母親；又發現在她的小腿上的不規則的「靜脈瘤」，她大概在外姦期間只雇用一個舊式的接生婆，或者她習慣於把一百五十斤的擔子當作生活的重荷挑起來，從鄉下走到城裏，爬過幾十里崎嶇的山路。

一點鐘以後他捲起空白的畫布走出工作室去，……

然而他的畢業製作終於是最出色的，他忠實地繪了蒼灰的髮髻，荒瘠的皮膚，妊娠線，靜脈瘤和一個鄉下女人在脫去了衣服以後的脆弱的神情。一個刻青師用毒藥的銅針在一個少女的背脊上刺進他自己的靈魂，這人到底用褐色和暗綠色強調了油畫上的妊娠線和靜脈瘤。藝術是不留情，是表現的，他對自己說了。

.....

現在他站在這座屋堆裏，他沒有看見或者覺得一個人在走過來或走過去。他所發現的「角」也漸漸在昏黑中變得模糊。他不知道應該從那條巷子穿過去，一穿出來便看見熱鬧大街上的燈光。

這城脚下的小小區域是頗具有藝術風度的，他想；人家曬在竹桿上的衣服還忘記收拾進去，飄盪着，像參差而碎裂的旗子；不，一個人先得有一個棲身的地方，人佈綴他的小天下，用他的智慧，他的藝術匠心，也用他的祕密。比方說，他在柱子上釘一枚或兩枚的釘子象徵着他在某種感情上的一次或兩次的失敗。第一個切要的問題是，到現在他還找不到住所。有了住所，他自有辦法，他要吸收許多人，並且給那個未被人們注意的區域以苦心的開墾。他曾經思索過為什麼在世界大城市中的猶太人會有一個整個的地區，又是為什麼吉布色人引起人們的興趣。

在他開始推測這些房屋的一切以前，爲着替自己尋覓可居住的地方曾灰心過幾次，並且現在還是在灰心着。他彷彿是夾着自己的那份小鋪蓋，夾着他那十五元的最高標準去敲每一扇可以容許他棲息一個月的門的。他灰心的時候，便獨自到湖濱去欣賞黃色的

小住宅。把爬在窗口上的常春藤都剪掉，像一個紳士每天刮鬍子那樣整潔而不美觀的事。他看見，他不以為然。

……………他轉入一條長而狹窄的巷子去。

人們有一兩間房子準備出租的，則替未能消着房子逃難的人定下一大串記不清的條件。三十元的租金儘可以還掉一半的價錢，可是代替兩百元的押金得交清兩倍或者更多了。儘管已經知道房主們的取巧，沒有什麼可說的；事實上，誰都不敢担保明天不會有一隊飛機來把這些房屋炸毀的。

如果那是一個仁慈的房主，他要拒絕一個房客，便誰說他家的女人多，房子不便租給一個沒有家眷的人。時常碰到的却是另外一種，額間那些皺紋很可比擬作二十年前人們用來串方錢的小繩索。看見敲門的人有一副寒瘡的樣子，太太也太瞞了一點的頭髮便不高興，自會用力把門衝着人家的鼻子關上來的。

戰時的貧窮，特殊階級中的人物的剝削，他看看人家向他圍着的黑色大門，把手深深地插在口袋裏了。

一個單身人還不簡單嗎？然而他已經開始怨恨這些特殊階級中的人物，他剛走出學校，跨出第一步的時候，他遭受剝削。他現在還住在那個已經不容許他再住下去的宿舍裏。

牆壁上一盞低垂的琉璃路燈給他一些指示，他有了一點喜悅，於是他開始一些龐雜的對於那窮巷中的房子的猜想。

這些房屋中是貧窮的本地人的家，從貧窮的父親手裏遺留給貧窮的後一代的。像從父親手裏遺留下來的貧窮，那麼地固執不變一樣。這些人家跟同樣的貧窮的人家之間也有婚嫁，和一切禮俗的往來……又據說沒有教育也不注重衛生的人們最善於繁殖，曾被尖銳的什麼學家比擬着多胎的家畜。是的，貧民窟中的孩子彷彿特別多。而這些孩子們使他們的母親在肌肉鬆弛的腹部多了姪姪孫，枯槁的小腿上多了不規則的靜脈瘤。

女人帶着羞辱的感情，一邊脫去自己身上的每一件衣服，甚至連鞋子都只好脫下來，一邊則伸出手去接受一隻肥厚的男人的手裏的錢，這件事，給這樣的房子知道，——

她一定是躲在房間的一隻角落上，吞吞吐吐地對她的丈夫述說那些她不費一點力氣得來的錢。是多麼不習慣呵！

這些房子都太古舊了，它們是狹窄的。

狹窄並還包括着空間的意想。想想：房間和房子在這窮巷中有時竟代表同樣空間的佔領。一個人家，不必提這是幾口之家，便只有這麼一座房子。生活變得那麼隨便。白天，大人們在屋子裏燒飯，便把孩子們像垃圾一樣地傾倒到屋外去；黃昏時節，就有母親們站在門邊呼喚着她們的孩子。回家的孩子却時常是帶着一籃子垃圾，煤屑或者爛水果的。而每一個夜間，這些房子裏便展開着悲慘的圖畫了。

自然，他們在房間出租，恐怕他們活到老也想不到有租房子和把房子出租這一個事。戰爭使許多人遷移，後來，但是他們不會有房子出租的。

牆壁上那盞低垂着頭的玻璃燈給他一些指示，他已經走到巷口，他正要抹過角去，一眼看見了的紅紙條使他停住腳步，他凝視着壁間了。

這是一張吉屋召租的紅紙條，紅色已經在風雨中，因為那數不清的日子，褪盡，並且顯出蒼白了。他發現這個召租的房間在等待他，很久以前就為他空下來，為他變得蒼白。是的，一個小樓上的房間，雖然簡陋，但是太適合於他了。

他記住這條巷子的名字和這座房子是左手邊的第七家。這區域裏彷彿沒有門牌。他厭惡門牌。

他再轉過兩條巷子便看見熱鬧的街角上的栗子攤的燈光。

戰時的貧窮，一個鄉下女人代替了都市女人做了模特兒，他卻就要在污黑的牀板上攤開自己的白牀巾了。

大街上的燈光漸漸密集起來，人們的步伐從什麼時候起也開始改變了。兩年間，從什麼地方遷來一個都市。

在這個城中……

同樣的一個青年，兩個月前回來的，也在同樣的情形下住進這個城中。他完成他的——
製作，在粗糙的皮膚上給上細潤的油色，蒼灰的鬚鬚，繪成鬚鬚，在他的畫

舉下她那肌肉鬆弛的腹部上已沒有皺褶的「妊娠線」，小腿上更沒有不規則的「靜脈瘤」。

然而他的畢業製作也終於是最出色的，一個西洋人還曾請求收買。他從一個中年女人身上繪出美滿的青春，一個鄉下女人在脫去了衣服以後，新鮮的意味發散着。過去的貴家用過多麼溫和的撫摸製造了「摩那麗莎微笑」：這人則彷彿能追思到一個生命的青春時代，他的顏料給一切以和平和美麗。藝術是美化的，他想想便笑了。

「他應該已經回宿舍來了」。這在窮苦中發現了憔悴的大紅紙條的青年想。於是他轉過了樓梯角，梯口上的一個房間中的燈光很亮，還有剝栗子的聲音，應該又是幾個人在談天了，他聽見了一句：

「戰爭，貧窮，藝術混在一個時代裏談起來，怪不得你的腦袋禿得真可以！」他聽了這一句，便無意地停下了腳步。

「戰時的貧窮正是戰時藝術的時代精神……。」

「但是我總記得在什麼地方我曾看見一個什麼人這樣說：在貧困中，在求生存的掙扎